

從「昇天止修羅之陣」談起

高明道

唐代華嚴學者澄觀於《〈大方廣佛華嚴經〉疏》論及《華嚴》的「傳通、感應」時，分別舉書寫、讀誦、觀行、講說等例，襯托本經不可思議的神力。在讀誦典故當中，出現了耐人尋味的一句「昇天止修羅之陣」，直到澄觀為自己的《疏》進一步寫注——《〈大方廣佛華嚴經〉隨〈疏〉演義鈔》——，才看到句子背後的故事。自此，歷代提到「昇天止修羅之陣」的作品，無論是清朝續法所輯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或弘璧編的《〈華嚴〉感應緣起傳》，還是當今流傳在二十餘網頁的白話版，對澄觀的典故都只援引，而不加考證（元朝普瑞集《華嚴懸談會玄記》是算例外）。但不探討典故的來源會有何缺點？以網路的語體文版為例，開頭就說「于闐國有一個名叫般若彌伽薄的小和尚。這位小和尚年紀雖小但卻能嚴守戒律……」，竟把副詞「薄」當作人名的一部分，又將「沙彌」發揮成年紀小的小和尚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原來，澄觀改寫自法藏《〈華嚴經〉傳記·諷誦》中以下的記載：「于闐國有一沙彌，名般若彌伽，薄有戒行，每誦《華嚴》以為恆業。既歷年歲，屢感靈祥。時忽有二人來至其所，禮拜問訊，合掌側住。沙彌怪其形異，問所從來，遂以手指天，答云：『弟子只在彼處。』因引沙彌至靜處，竊謂曰：『諸天令遣弟子奉請法師。』沙彌驚懼，迴惶無已。天曰：『願起慈心，勿生恐怖！請師閉目！』沙彌僂俛，因從之，遂被此天持至天上，乃見樓殿宏麗，煥爛非常。天主跪而請曰：『諸天今與修羅鬪戰，屢被摧衄。今屈法師誦《華嚴經》，引天兵眾。希仰法力，令我天眾剋彼修羅！』沙彌如其所請，乃乘天寶輅，執天幢幡，心念《華嚴》微妙經典。尋諸天眾對彼勍敵。修羅見之，自然潰散。既退之後，諸天欣悅，咸云：『任法師所願，我當與之！』沙彌云：『我不求餘，願唯無上菩提！』諸天謝曰：『如師大願，誠非我力！未審法師更求何事？』答云：『餘非所願也。』凡經少時，遂則送歸本鄉。所有衣服，皆染天香，郁烈氤氳，終身不滅。其後數載，右脇而臥，無疾而終。自云：『得生淨佛國土。』永昌元年二月四日，于闐國三藏法師因陀羅波若在神都魏國東寺親向沙門賢首說之，云：『此事經今三十五年矣。』」

傳統都把這類故事視為確鑿鐵證，足以說明某修多羅之殊勝處，但問題是：經本身具有神奇的力量，能獨立產生靈驗嗎？佛法好像不是如此說的，緣起也似乎不能這樣解。以「昇天止修羅之陣」的故事為例，主人翁般若彌伽最起碼表現出三種特色——有戒行，修恆業，求佛果。倘若沒有這些功德，不管誦哪部經，恐怕都不會靈驗，換句話說，關鍵是在誦人，不在經。此話絕非對修多羅起不敬，而是扣住事件的核心。「戒行」若不重要，那澄觀何以要把法藏的「薄有戒行」修訂為「甚有戒行」？大概只有一個理由：認為「薄有」或許易令人誤會般若彌伽的戒行不怎麼樣。可是法藏原來的意思可能要表達：般若彌伽雖未受具足戒，僅有沙彌的身分，但在做一個正典的出家人方面，已呈現初步的規模。這本來就不容易，所以「薄有」也好，「甚有」亦罷，都點出該師行為舉止認真、嚴謹。至於其他的修行，也非五分鐘的熱度，而是恆有定課，透過長久固定的熏習，不僅累功積德，更且加強、深化聞、思的功夫，紮實打好學習佛法的基礎。這並不簡單。最後再看般若彌伽專一的心願。別的對他已

起不了作用，質言之，個人已達到出離心，唯一在乎、想證得的只有圓滿的佛果位，完全符合菩提心的標準，難能可貴。我認為于闐國這則故事的啟發就在此。所以，如果有一天要與阿修羅作戰，急需準備的無非是：調整身、語、意，讓行為變得合情合理；在個人能力範圍內，懷著一顆虔誠的心，固定理性深入經藏；生起為能圓滿饒益含識而要成就正等正覺的心。相信修羅遇上你，也會自然潰散。

